真誥/卷0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真誥
卷二

► 卷三

○運題象第二

清虛真人授書曰：“ 黃赤之道，混氣之法，是張陵受教施化，為種子之一術耳，非真人之事也。吾數見行此而絕種，未見種此而得生矣！百萬之中，莫不盡被考罰者矣！千萬之中，誤有一人得之，得之遂至於不死耳。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。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！爾慎言濁生之下道，壞真霄之正氣也。思懷淫欲，存心巴觀，而以兼行上道者，適足明三官考罰耳。所謂抱玉赴火，以金棺葬狗也。色觀謂之黃赤，上道謂之隱書。人之難曉，乃至於此。 ”

紫微夫人授書曰：“ 夫黃書赤界，雖長生之秘要，實得生之下術也。非上宮天真流軿晏景之夫所得言也。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，非上道也。有懷於淫氣，兼以行乎隱書者，適足握水官之筆，鳴三官之鼓耳！玄挺亦不可得恃，解謝亦不可得賴也。要而言之，貞則靈降，專則神使矣。

夫真人之偶景者，所貴存乎匹偶，相愛在於二景。雖名之為夫婦，不行夫婦之跡也。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。苟有黃赤存於胸中，真人亦不可得見，靈人亦不可得接，徒劬勞於執事，亦有勞於三官矣！ ”雞鳴時，南嶽夫人授書曰：“ 雞既鳴矣，論好之緣篤也。 ”

紫陽真人授書曰：“ 太虛遠逸，高卑同接。體賢之義，著之於冥運耳。慎心係於黃赤之疑也。 ”

茅中君授書曰：“玄標觸景，俯和塵藹。玉振愆房，清風逸邁，可不勖之也？”

言畢，諸真人去。真妃少留在後，曰：“又煩明君為一辭也。”而授書曰：

“忘懷蘭素，暉心齊契。方當數親虔清宇，德與流景合。宜歡會理發，領秀伏度。明君高尚靈映，縱滯忘鄙耳。”言畢，持手而下床，未至戶之間，忽失所在。六月二十六日夜，降八真人紫微左夫人一紫清上宮九華真妃二上真司命南嶽夫人三

紫陽真人四清靈真人五茅中君六茅小君七又有一人，甚少整頓。建芙蓉冠，朱衣帶劍，未曾見也。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，多論金庭山中事。言多有不可解者，恭敬紫微上真九華妃也。

皆禮揖稱下官。（此條重出而小異者，前所書是楊君自記。九華降事，隱之不出。從此後是更疏說長史事。以示長史，故此一片兩本也）

上真云：“昨與叔申詣清虛宮，校為仙真得失之事耳。近頓除落四十七人，都複上三人耳。並複視爾輩之名簡，如今佳耳。許某乃得在伯劄中。”（許某即長史名也。楊君疏呈，故不載名耳）“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，其洗心勤邁，宗注理盡。心殫意竭，如履水火。若久如此者，真人亦不得逃矣！仙道亦不得隱矣！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，吾等亦即可得見，可疏示之。”此南嶽夫人言。（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，明日當指王屋山事也）

中君曰：“伯舉在於下官耳，大老子將複可念。江東未見有如此而勤道者，然勿恃伯而忘道也。虛妄者德之病，華衒者身之災。滯者失之首，恥者體之籥。遣此四難，然後始可以問道耳。於是靈軫鳴轅，日有仿佛也。有淫愆之心，勿以行上真之道也。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，而方又被考罰，以度付三官，推之可不慎乎。”

右南嶽夫人言

許長史慎臨屍弔喪，年內耳，示許仙侯如此〈（小君言，言畢大笑）〉。　　心既忘，得亦不同。鄙恥不除，生籍不書。許長史雖已暫除，當複曾除而復除之〈（此清靈言）〉。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。小有天王昨問：“此人今何在？修何道？”東卿答曰：“

是我鄉里士也。”〈（鄉里者，謂句容與茅山同境耳，非言本咸陽人也）〉內明真正，外混世業，乃良才也。今修上真道也。此語乃稱人意，略有伯形也。（此南嶽夫人言）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。（凡二十四條，並有楊書）

蕭邈真才，內鏡外和。曾參出田，丹心同丹。素係三遷，來庇方頭。（此四句是離合作“思玄”字，即長史之字也）

錄名太極，金書東州。蹇裳七度，耽凝洞樓。內累既消，魂魄亦柔。守之不倦，積之勿休。五難既遣，封伯作侯。（七度，飛步事也。洞樓，洞房事也）右紫微王夫人所喻，令示許長史。右一條有長史寫。紫微夫人喻曰：“披華蓋之側云云。”（此事出在第三卷中）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。

右一條有楊書。

積精所感，萬物盡應。妙誠未匝，則形華不盡。形華不盡，則洞房之中，難即分明也。吾昔受此法，常向西北存之耳。西北存如小為易見，可明示如此。（西北為天地之爽，內照之玄門也）六月二十七日，紫陽所喻。（此二十七日，眾真複降，其事亦應甚多，並不出）右一條有長史寫。

二君各有六僮。裴君從者持青髦之節，一僮帶繡囊，周君從者持黃髦之節。（無囊）右二條是甲手書。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授書曰：

景應雙粲，雲會玄落。龍秀五空，采瓊閬台。長歌靈幕，煥啟玉扉。眇矣遺事，與世長辭。霞軫絳波，電赴紫棲。共攜清響之外，同遊雲岫廣崖。豈不善乎，豈不樂哉！日者霞之實，霞者日之精。君唯聞服日實之法，未見知餐霞之精也。夫餐霞之經甚秘，致霞之道甚易。此謂體生玉光，霞映上清之法也。

眼者身之鏡，耳者體之牖。視多則鏡昏，聽眾則牖閉。妾有磨鏡之石，決牖之術，即能徹洞萬靈，眇察絕響，可乎？麵者神之庭，發者腦之華。心悲則麵燋，腦減則發素，所以精炁內喪，丹津損竭也。妾有《童麵之經》，還白之法，可乎？精者體之神，明者身之寶。勞多則精散，營竟則明消，所以老隨氣落，耄已及之。妾有益精之道，《延明之經》，可乎？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也。方欲獻示，以補助君之明照耳。

授畢，取以見與。某口答唯唯，乞請之也。六月二十九日夜，桐柏真人同來降，複諭授令某書曰：

“夫八朗四極，靈峰遼遐。奇言吐穎，瓊音餐振。晨飛陵清，玄氣赴霄。體邁玉虛，心遺艱鋒。沈滯於眇羅之外，凝和於寂波之表。若此人者，必能旋騰玄漢，周灑真庭矣。三元可得而見，絳名可得而立耳！如其心並愆浪，目擊色袂，動與罔罟，共啟靜興爭競之分者，此乃適仙路邈，求生日闊也。子其慎之。”某書畢，取視，乃以見與。（此前是桐柏辭也。既同一夕，安妃授竟。桐柏次蒨，故云複授耳。卒看如似，猶是安妃，故顯注之）

六月三十日夜，九華真妃與紫微王夫人、南嶽夫人同降。真妃坐良久，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，出二卷書以見付，令寫之題如左：《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》《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經》

右二卷名目。（此題本應是三元八會之書，楊君既究識真字，今作隸字顯出之耳）七月一日夜，紫微王夫人。南嶽夫人

九華真妃紫微桐柏清虛三真人茅二君同降，良久，某乃自陳於眾靈，求安身之術，欲知貴賤之分，年命之會，多少定限。於是真妃乃笑，良久，見授書，此曰：

明君夷質虛閑，秘構玉朗。蘭淵高流，清響金宮，可謂能珍寶藏奇，幽真內煥，摽拂靈篇，乘數順生。素德神園，丹錄玉清。興煙拔景，冥鼓遐聲也。必三事大夫，侍晨帝躬。高佐四輔，承製聖君。理生斷死，賞罰鬼神。攝命千靈，封山召雲。主察陰陽之和氣，而加為吳越鬼神之君也。妾將挺命凝觀，憑華而生。靈飛九天，虛音飆房。因運四覺，玄梯同象。紫名太上，清文八景。神映西暉，德明內隸。乃受書乘氣，得為真妃之任矣。又當助君，總括三霍，綜禦萬神。對命北帝，製敕酆山。又應相與攜袂靈房，乘煙七元，嘉會希林，內據因緣也。是故君姓於楊，我得為安。妾自發玄下造，君自受書於西宮。從北策景，乘軿東轅。握旄秉鉞，專製東蕃，三官奉習，河山啟源。天丁獻武，四甲衛輪。當此之時，實明君之至貴，真仙之盛觀也。三官中常有諺謠云，楊安大君，董真命神，正我等之謂耳。蓋聖皇之方駕，於今有二十八年也。複二十二年，明君將乘龍駕雲，白日升天。先詣上清西宮，北朝玉皇三元。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！此自是君，玉朗紫微，金音虛領，為太極所旌，乃玄德上挺，不複用勤學劬勞，陟足山川矣！若為精勖之者，當小神清瑩鮮耳，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。世俗縈網，貴賤之間，涉塵途之役，在得失

之津。信非真人所得經營，乃自坦乎艱泰之用，任乎遇否之頃耳。見明君之逸，誠欣然也。睹明君之否，誠戚顏也。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，複未足以致遠悲，抱長戚矣。至於內冥偶景，並首玄好，輕輪塵藹，參形世室。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，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？夫陰陽有對，否泰反用。二象既羅，得失錯綜。此皆往來之徑陌耳！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，乃多罪之下鬼，趣死之考質也。夫處無用於囂途，乃得真之挺樸。任凡庸以內觀，乃靈仙之根始也。蓋富貴淫麗，是破骨之斧鋸，有似載罪之舟車耳。榮華矜世，爭競徼時，適足以誨愆要辱，為伐命之兵，非佳事也。是故古之高人，覽罪咎之難豫，知富貴之不可享矣！遂肥遁長林，棲景名山。咀嚼和氣，漱濯清川。欲遠此惡跡，自求多福。超豁絕聘，保全至素者也。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，投身於榮辱之肆哉！且方交兵日會，三災向臻。神風驅除，臭氣參天。明金生穢於泥瀆，寶玉投糞以招塵。褰衣振血，濁精虧真。玄通遠逸，是其時也。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煙，欲抱真形於幽林者，可且尋解劍之道，作告終之術乎？自盡出嘿之會，隱顯之跡，臨時分處，有任於明君矣！冥數上感，有命而交。靈書玉台，真契合景。是以言單於辭，心訖於筆。妾豈獨歎於一人乎？蓋示名分之判例也。

書訖，取以與某，複曰：“君省此，當少愈不？”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，凡十四條，並楊君自記書。

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，侍從七人入戶，一人執紫旄節，一人執華幡，一名十絕靈幡。一人帶綠章囊，三人捧牙箱，一人握流金鈴。乃年少於二弟。二弟昨並倚立？東卿命坐乃坐耳。良久，言語委曲，先昨神女來降，意本疑是王母女。昨又來定是也。南真說云：“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蘭，字申林，治滄浪山，受書為雲林夫人。”（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，後更複委曲，重數在後。如此則右英夫人，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頻夕降也）

右二條有楊自記

乙丑歲，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，司命東卿君來降，侍從七人入戶，其一人執紫旄之節，其一人執華幡，一人執十絕靈幡。一人帶綠章囊，其三人捧白牙箱，箱中似書也。其一人握流金鈴。侍人並朱衣。司命君形甚少於二弟，著青錦繡裙，紫毛帔巾，芙蓉冠。二弟並同來，倚立命坐乃坐耳，言語良久。

七月六日夜，司命君又降，良久喻書曰：

“若必範玄秉象，清淨罕時，遂拔群幽藻，戢翼高棲。感味上契，淵淳嶽峙。蕭寥玉篇，玩寶神生，遺放俗戀。調彈清靈，澄景虛中。五道發明，色絕化浪。欲與淡並，空同冥衢，無視無聽。爾乃遠齊妙真，重起玄覺。明德內圓，靈摽外足矣。終能策雲皓以赴霄，書司命之丹錄耳。若精散萬念，為生不固。炁隨塵波，心不真合。適足勞身神於林殂〈謂應作“岨”字〉，實有誤於來學也。其道微而易尋，其道艱而難得乎？亦令示許長史。”〈此二條又有長史寫〉

許長史欲山居。宗道者貴無邪，棲真者安恬愉。

至寂非弘順之主，惔然非教授之匠。故當因煩以領无耳。意云：“爾不代謝，奚必四時，氣如呼吸，千齡如寄。趙子可憂，不信而未。”疑其心亦已醢矣。

司命君與南嶽夫人言。

為道者常淵淡以獨處，每棲神以遊閑。安飲啄以自足，無旂（謂應作“祈”字）眄於籠樊。哀樂所以長去，夭閼何由而臻者乎！

稟誌各有所宅，資性鹹有其韻。豈可履逐物之邪蹤，矯我之正業乎！何不肆天摽之極縱，適求真之內娛？從幽淨以熙心，綏所托以棲意。處東山以晦跡，握玄筌於妙領。保隨珠以含照，遣五難於胸次耶！（此三條亦似是東卿言）

七月十五日夜，紫微王夫人授書曰：

勤精者味玄之靈摽也，凝安者拘真之寢衾矣。子勤澡丹心，競赴高嶺，可謂務道之柄，勤甚至也。然道柔真虛，守淡交物，安靜任棲，神乃啟煥耳。要而言之，躁疾非盡理矣！違之者亦取勞乎！與許玉斧七月十五日夜，清靈真人授詩：

企望人飛，若感若成。威不內接，驕女遠屏。三四縱橫，以入帝庭。曆紀建號，得為太齡。亦必秀映，四司元卿。翻然縱羽，遂登上清。（此離合掾大名，邕字也）

與許玉斧（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卿，答欲知洞天中之事，今載在第四卷中）

鳳巢高木，素衣衫然（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）。履順思真，凝心虛玄。（仍取此

“思”字、“玄”字，即成長史字也）五公石腴，彼體所便。急宜服之，可以少顏。三八令明，次行玄真。解駕偃息，可誦洞篇。瓊刃應數（此瓊刃字即是掾小名“玉斧”也，與《外傳》青錄義同，故云應數），精心高棲。隱默沉閑，正氣不虧。術散除疾，是爾所宜。次服淡飯，兼穀勿違。益髓除患，肌膚充肥。然後登山，詠洞講微。

寅獸白齒（此四字即是云“虎牙”也），亦能見機。遂得不死，過度壬辰。偃息盛木，玩執周書（此八字即是作“楊”字也）。太極植簡，金名西華。學服可否，自應靈符。理異契同，神洞相求。

定錄中候告（道藥事是定錄言也）（此並離合譬喻四人姓名，各詮所宜，修行版禦事。尋辭意皆相貫次，不知云何得兩人共說）

寓言必可用，不用是無情。焉得駕跡，尋此空中靈。微音良有旨，當用慎勿輕。事事應神機，保爾見太平。右右英吟此。

茅定錄言：良箴也，可記之。仙才不用心煩曲，故能得也。（保命言）八月中，彼人必東秀暫看燒香，必也。（保命臨去言）右從乙丑歲，來凡十五條，並有楊書。欽想風流，託心靡景。愧以愆昧，鄙　　素彰。思自榮勵，沐浴陶冶。濟否之階，幸垂眷逮耳。許玄惶恐再拜〈（長史大名謐，字思玄。今此直云玄，其意未允）〉。詣賈先生。〈（此是長史聞楊宣、周紫陽說賈玄道等主知試校事，故有此書。賈即以呈司命，司命後所答云：“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。”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）〉

右一條，是長史自書本也。

太元真人以此書見與，因授令書如左：

若夫能眇邈於當世，則所重唯身也。罕營外難者，則無死地矣。是以古之學者，握玄筌以藏領，匿穎鏡於紛務。凝神乎山岩之庭，頤真於逸穀之津。於是散發高岫，經緯我生。暉暉景曜，采吸五靈。遊躡九道，登元濯形。投思絕空，人事無營。閉存三氣，研諸妙精。故能回日薄之年，反為童嬰耳。苟事累沙會，交軒塞路，但所守之不能勖也。何試校之能停耶？物物相要，觸類興患。天人之眄，豈時漏哉！所司賞於修業，所試在於不日新矣。賈生近以此書來，托向亹，可謂有情，然“無逝我梁”，有似逆詐耳。

七月十六日（此一條又有掾書），省所谘，有心哉！子望對山嶺，增懷遠想。欣然稟向，常見此意。夫為道者，精則可矣。有情不勤，則無所能為也。勤而不專，亦不能有成也。要當令吝心消豁，○穢（此後人枘作“穢”字，不可複識）疾開散（此亦似東卿告長史）。爾何以不數看東山，鬱望三秀，徘徊蓽宇，目擊林水。平彼人往，殆無所複益耳。（凡云三秀者，皆謂三茅山之峰，山頂為秀，故呼三秀也）

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。

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，信者得失之關楗也。張良三期，可謂篤道而明心矣。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。

性甚寬仁，而所聞急，而應物速者，更違旨耳。火棗事未宜問也。（論火棗事在後）右九華真妃言。右從太元來，凡五條，並楊書。

轡景落滄浪，騰躍清海津。絳煙亂太陽，羽蓋傾九天。雲輿浮空洞，倏忽風波間。來尋冥中友，相攜侍帝晨。王子協明德，齊首招玉賢。下眄八阿宮，上寢希林顛。漱此紫瓊腴，方知穢途辛。佳人將安在？勤之乃得親。

七月十八日夕，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：（此詩與長史兼及掾事）

高興希林虛，遐遊無員方。蕭條象數外，有無自冥同。亹德韻和，飄飄步太空。盤桓任波浪，振鈴散風中。內映七道觀，可以得兼忘。何必反覆酬？待此世文通。玄心自宜悟，嘿耳必高蹤。

七月二十六日夕，紫微夫人喻作，令與許長史：

“絳闕扉廣霄，披丹登景房。紫旗振雲霞，羽晨撫八風，停蓋濯碧谿，採秀月支峯。咀嚼三靈華，吐吸九神芒。椿數無絕紀，協日積童蒙。攜袂明真館，仰期無上皇。北鈞唱羽人，玉玄粲賢眾。雲河波浪宇，得失為我鍾。引領囂庭內，開心擬穢衝。習適榮辱域，罕躡希林宮。一靜安足苦，試去視滄浪。”

右右英夫人所喻。

右從“巒景”來三篇，並有長史寫。

弱喪　　燋濬，篤靈未盡。倚伏異因，雲梯未抗。雖有懷於進趣，猶未淵於至理矣！君才實天工以清瀾，凝浪於高韻，志棲神乎太玄，期紫庭而步空矣。有心洞於飛滯，柔翰蔚乎冥契也。動合規矩，等圓殊方。靜和真味，吐納興音，可謂縱誕德挺，良為欽然矣！然穢思不豁，鄙　　內固，淫念不漸，靈池未澄，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，泛二景之交耳！夫失機者貴在能改，相釋有情，今無妨矣！雖蹔弭羣聽，故克和也。前塗丨〈（謂應作“攸”字）〉邈，此比非一。漏緒多端，當恒戰密。苟情有愆散，得隨事失。悟言微矣，將何以遏之？將何以遣之？

右七月二十六日夜，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，勿答。右一條有長史寫。

世珍芬馥交，道宗玄霄會。振衣尋冥疇，回軒風塵際。良德映靈暉，穎根粲華蔚。密言多儻福，衝淨尚真貴。鹹恒當象順，攜手同衾帶。何為人事間？日焉生患害。

七月二十八日夕，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，以與許長史。〈後十二月，長史答書云：“咸恒之喻，即是酬此詩也。”咸恒義出《周易》〉

右一篇有長史寫。

清響散空，神風灑林。身超冥衢，志詠靈音，仁侯其人也。欲以裴真人本末示郤者可矣。其必克諧，不善誘之心，亦內彰也。裴亦何人哉！〈郤即惜也。小名方回，裴真人本末，即是《清靈傳》也，有謝過及七經之士，故令示之〉

八月七日夕，右英王夫人授書，令與許長史。

右一條楊書，又有長史寫。守真一篤者，一年使頭不白，禿發更生。夫內接兒孫，以家業自羈，外綜王事，朋友之交，耳目廣用，聲氣雜役，此亦道不專也。行事亦無益矣！夫真才例多隱逸，棲身林嶺之中，遠人間而抱淡，則必豺嬰顏而玄鬢也。

玉醴金漿，交梨火棗，此則騰飛之藥，不比於金丹也。仁侯體未真正，穢念盈懷。恐此物輩不肯來也。苟真誠未一道，亦無私也，亦不當試問。

火棗交梨之樹，已生君心中也。心中猶有荊棘相雜，是以二樹不見，不審可剪。荊棘出此樹，單生，其實幾好也。

雖云問也，其欲希之近也。當為君問主領者，三年更相問，以即日始。

丑年（此二字長史後益上）八月七日夜，雲林右英王夫人口授，答許長史。

“凝心虛形，內觀洞房。抱玄念神，專守真一者，則頭發不白，禿者更○軫（“軫”字亦應是“琴”）未有以百思纏胸，寒熱破神，營此官務，當此風塵，口言吉凶之會，身○扉（凡作“扉”字者，皆是“排”音，非“扉”扇之“扉”也）得失之門。眾憂若是，萬慮若此。雖有真心，固為不篤。抱道不行，握寶不用，而自然望頭不白者，亦希聞也。

玉醴金漿，交生神梨。方丈火棗，玄光靈芝，我當與山中許道士，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。八月七日夜，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。右六條有掾寫。

擬駕東岑人，停景招隱靜。仁德乘波來，俱會三秀嶺。靈芝信可食，使爾無終永。嗡真獻金漿，不待百丈井。八月十六日夕，清靈真人授。

右一篇有長史寫。

虛和可守雄，蕭蕭可守雌。夫蕭蕭者，單景獨往也。君絳宮中○渠（謂應作“詎”字），能仰飛空同上，上雲玄之涯不？道易聞而患不真，書易得而患不行。若專如此，大天之中，盡真仙比肩也。我亦無咎，於不能為者。

心不定而欲書，將欲沽之哉！意不往而求真，似欲衒之也，願告。八月十七日夜，右英王夫人授書，此與許長史。（似答心求守雌之真一也）

肇祖植德華，條翁○隊（即謂七世祖許肇也，“隊”字應作“墜”）頓足懸車，無早晚也。但心堅注真，微密靈機，則可矣。至於高逸長嶺，寢冥林澤，縱時事之難鄙，遺九親而味神，實美舉也。心苟不專，愆念填胸，雖躡閬山以遊步，造圓壟以朝冥，然亦必敗也。若必空空，我自當相告，有可動之時也，今且未可議耶？

八月十七日夜，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。

含仁守慈，發拔幽憂，單心慈誘，棲神靈鏡者，許長史其人也。所恨在於應物，速招真急耳。夫浩挺虛映，乃可守雌已，求故當能守之。守之蓋易，恐亦宜無不可耶！八月十八日夜，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。右四條有楊書。

穆奉被音告，頻煩備至。仰禦恩潤，光華彌煥。披覽欣慶，感荷罔極。穆沉滯流俗，豈忘拔跡，輒已誓之中心，思為階漸。考室東山，棲景林壑，此誌必也，此舉決也。方當憑庇靈宗，谘稟神規。若此之心，揆亦鑒之。真一之雌，其道玄遠，妙出秘領。穆愆穢未蕩，俗累未拔，胸心滓濁，精誠膚淺，未敢預聞。南真哀矜，去春使經師授以《方諸》《洞房》《步綱》之道，八素九真，以漸修行。不敢○紑（謂應作怠字）懈。九真至須幽靜，人事雜錯，患在未專耳。昔人學道，尋師索友，彌積年載，經歷山嶽，無所不至。契闊險試，備嚐勞苦，然後授以要訣。穆德薄罪厚，端坐愆室，橫為眾真所見采錄，鑒戒繼至，啟悟非一。古人有言，非知之難，其行之難。夫人垂恩，所賜自可徐徐，須（此“須”字長史自儳）移東山，然後親授，道之來也。不計遲速，恩之隆也。何限早晚，命使願告，敢不上答，謹白。（此長史答前右英論雌一事者，掾為書之，既被儳更寫，故此本存焉）